

永不忘怀的老食器

文/赵怀德

在缺衣少食的年代，寻常百姓用竹、木、陶制作而成的盛器以及用铁和铜制作而成的炊具，无不是满足日常饮食的需求。因此我把灶间的炊具和盛器，笼而统之地称为食器。

老家在大港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家里的锅碗瓢盆和锅铲、铜勺以及缸焖钵子，都用了一年又一年。这些食器沉淀了岁月，沾染了烟火，让我永不忘怀。

锅铲、铜勺、漏勺以及厨刀、蒸格等炊具都挂在一个木质的架子上，架子固定在大灶旁的墙壁上。锅铲和铜勺各有两把。锅铲是铁铲木柄，铜勺是黄铜制作的，也是木柄。锅铲、铜勺已经磨得滑溜溜的，木柄也已经换过好几回。祖母说：“旧的用起来顺手！”漏勺有两种：一种是铅丝编成的，圆圆的，把手用毛竹片制成，用来捞馄饨；还有一种是用竹篾编的，漏斗状，也是毛竹片

制成的把手，用来捞面条。蒸格，木头做的或竹篾编的，或方或圆，平时用来放在铁锅里蒸馒头和饭菜。过年蒸馒头、包子，就得用蒸笼了，那只有大户人家才有。

灶间的盛器多种多样。盛饭、粥和生熟菜肴的陶器叫缸焖钵子，最大的叫缸焖，也叫大缸焖；其次有二号钵子、三号钵子，最小的叫小钵子。盛食物的碗都是瓷器，只有幼儿用的碗是木质的，叫木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洋瓷碗逐渐取代了木木。刚学会走路的小孩，端个木木或者小洋瓷碗，自由自在地吃饭，跌跌撞撞，磕磕碰碰，再怎么也摔不坏。瓷碗有粗瓷和细瓷之分。寻常百姓平时用的都是粗瓷，只有逢年过节祭祖才用细瓷。粗瓷碗有彩色图案的叫红花碗，有蓝色图案的按照大小，依次叫“大lu呆子”、二号碗、三号碗和小汤

碗。还有一种碗，仅碗口有一道蓝边，叫蓝边碗。盛熟菜的盘子也有红花和蓝花的区别，有大有小，最小的叫碟子。

这些老食器无论是买的还是自制的，无论是添置的还是祖传的，无一不敛藏着生活的艰辛，凝聚着深厚的亲情，饱含着家的味道。那盛过面条的蓝边碗，下过馄饨的红花碗，都有着让人动情的往事。

小时候我喜欢到奶奶的房间玩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奶奶梳妆盒旁第一个小瓷碗的盖子掉在地上打碎了。这是奶奶盛放梳头的刨花水的。我害怕极了，赶紧把打成两半的盖子拼起来放回原处，悄悄溜走。第二天，奶奶梳头发现盖子碎成两半，便告诉妈妈。妈妈揪着我的耳朵，狠狠地打了一巴掌，说：“今天不许吃饭！”我呜呜地哭了。奶奶舍不得我，用蓝边碗下了一碗面条，里面

还卧了两个鸡蛋。捧着碗，我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滴，奶奶去世后，看到那蓝边碗，我都会想起她慈祥的面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生活逐步改善，洋瓷碗、洋瓷盆、钢精锅等新食器不断面世。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，生产队办起了大食堂，每天都要到大食堂打饭菜，母亲买了两个大钢精锅。奶奶知道了，说：“把它收起来，等大缸焖用坏了再拿出来用。”我们拗不过老人家，只好每天用大菜篮拎着大缸焖去打饭菜。有一次我拎着饭菜回家，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滚烫的粥泼了出来，大缸焖差一点儿打碎了。奶奶说：“没有烫伤就好，以后用钢精锅去打饭吧。”从此，大缸焖一直放在碗橱最下面，只有过年才拿出来和面蒸包子，盛放咸菜和胡萝卜丝、黄豆、花生米等炒成的“和菜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全家迁居镇

江，妈妈一个人在家守着老屋，还一直用着那些老食器。1988年，我同女儿回老家和妈妈一起过春节。除夕之夜，老人家按照大港的风俗为我们包了馄饨。她还特意拿了几个过年才用的细瓷红花碗下馄饨。肉馅的小馄饨，浓浓的骨头汤，味道鲜美。我们正吃得高兴，不知道女儿怎么把碗掉在地上打碎了。我心里一惊，不知怎么才好；女儿呆呆地站在一旁。妈妈乐呵呵地说“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”，并给她重新下了一碗馄饨。我们有说有笑，吃完了馄饨，到堂前供天守岁。

妈妈去世后，老屋易主，老食器大都流失了，只保存了几件留作纪念。如今回想起来很是惋惜。尽管家里有各种现代化的炊具和精美的盛器，但是我还常常想起那些敛藏着艰辛，凝聚着亲情，饱含着家的味道的老食器。

从前的竹篾匠

文/赵理章

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，每到夏天，乡间农村流动的竹篾匠（俗称箩匠）都要比平时多。他们挑着一副担子，一头挂有劈好的修补竹篾器的材料，一头挂着小件竹篾器成品，从村东到村西，再从村前转到村后，嘴巴里不停地叫喊着“修席子嘞”“修席子”……

那时候，一进入夏天，老百姓家中都得上竹席子（俗称席条）。大部分人家一床竹席

要用几十年，不会轻易更换，如果坏了，比如竹篾有断缺的部分，就会找竹篾匠修补一下。

到村上来的竹篾匠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，外地的竹篾匠一般会租个地方住，不过大部分家庭都习惯找熟悉的匠人修补。一是因为熟悉的生意人既可保证修补质量，也不会乱收费；二是可把家门守护好，因那时人们都集中在生产队劳动，好多家庭是没有人空闲在家

的。

竹篾匠上门后，并不单单修补竹席。因多数家庭一年中也只请上一次竹篾匠，而旧时农村家庭使用的竹篾器用品很多，有箩筐、淘箩、笊箕、筛子、大小圆筛、田尺等，这些竹制品如有坏的，也会一并请竹篾匠修理。

当年的修理费用，大约是一个匠人做一天为一个工，一个工的工钱1.20元，如半天按

半天计算，不足半天的，有0.20元、0.30元或0.50元不等。匠人如在主人家吃一顿午间的便饭，则每个工的工钱为1.00元，修补消耗的材料，再另外按成本计算费用。

村子里也偶尔有一两户人家需要打制一条新竹席，或制作一两件全新的竹篾器，那就得提前与匠人预约。凡打制新品，大多得费上十天半月的时间。

制作全新的竹篾器工作量很大，工序也很复杂。如一床竹席，工序有劈篾、括篾、蒸煮、串篾、拍打（每串进一根竹篾，就得用长直尺拍打几次至嵌紧为止），以及镶边等多道。串竹篾的要求也很高，必须一根竹篾青一根竹篾黄夹杂着串，这样才能保证席子整体的质量与牢度。一张竹席的质量与竹子等原材料以及竹篾匠的技术有关，如一根好的粗劈竹篾，在一个好手艺的竹篾匠手中，可劈成五层竹篾，竹篾既薄匀又柔软。而工艺越精细，席子就越柔软，人睡上去也就越舒服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现在家用的竹篾制品已基本被塑料、金属等制品所取代，散落民间的竹篾匠也已寥寥无几。只是，我偶尔还会回想起当年他们灵活的双手和挂满汗珠的脸。

“伤疤”的启示

文/史国瑞

我有一位经商的朋友，因生意红火工作起来没日没夜，加班加点。突然一天中午晕倒在办公室，送到医院得知是脑溢血。好在抢救及时，出院后除手脚还不太利索外，其他都好。我去探望，朋友叹息：“真是没有必要拼死拼活的工作，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要是醒不来一切都完了。”我也劝他好好治病，保重身体，少挣些钱没关系，身体健康第一位。后来，朋友生活规律，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由于进入旺季，生意兴旺，朋友又不听劝阻继续埋头苦干了。这一次他晕倒后再也没有站起来。这应该是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典型。

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与上文经商的朋友恰恰相反。多年前的一个下雪天，他骑自行车去上班，因道路结冰，从自行车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骨。虽然他于大约半年后恢复了健康，也没有留下后遗症，但他从此再也不敢骑车了，甚至于下雪天都不太敢出门，一到雨雪天，做任何事情都畏首畏尾。这算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

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和“好了伤疤永远记得疼还一直在扩大”，我想都不是最好的做法。把经历过的伤痛作为经验，默默地记在心上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但依然勇敢前行，这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。因为我们的心中既有经验和教训，也不乏阳光，坚定而自有主张，于是，我们不会在“伤疤”中停滞不前，作茧自缚，而是经常提醒自己，使“失误”减少，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免除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烦恼，减少许多困惑和迷茫，从而使生活质量更高。